

电影剧本叢書

苏妮和麻希瓦里

巴里万特·卡尔吉著



藝術出版社

2114

电影剧本丛书

电影艺术翻译社编

苏妮和麻希瓦里

(印度)

巴里万特·卡尔吉著

姚良译

艺术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БАЛЪВАНТ ГАРГИ СОННИ И МАХИВАЛЬ

据 A·古卡尔金和 K·斯米尔诺夫的俄譯文
轉譯，俄譯者譯自英文。俄譯文載苏联“电影藝術”雜誌1955年第10期。

內 容 說 明

这是印度進步作家巴里万特·卡尔吉根据印度民間故事寫成的电影文学剧本，是一个抒情的、美丽的剧本。

从遙远的地方來了駱駝隊，駱駝隊里的一个青年人爱上了这里陶器匠的女兒苏妮。为了爱，他做了陶器匠的麻希瓦里（牧人）。但是，爱情和幸福遭到了破坏，麻希瓦里被赶走了，苏妮被迫嫁給了另外的人。

在生活的河流里存在着种种阻撓人們实现幸福生活的势力。但是，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無論是狂風暴雨的黑夜，無論是波濤汹涌的大河，都不能改变人們追求幸福的願望和决心。苏妮抱着被坏人偷換过的泥罐子准备游过河去，但游到河心，泥罐子散了。苏妮和麻希瓦里双双被巨浪卷去。

泥罐可以散，瓦罐可以碎，但人民为了幸福生活而斗争的火焰將永不熄滅。

艺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旗营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8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60 字数38,000 開本780×1092 $\frac{1}{32}$ 印張2 $\frac{1}{8}$ 插頁2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册

定價（7）0.22元

关于作者

著名的印度進步作家和剧作家巴里万特·卡尔吉的著作，在最近十年中，从未离开过印度的舞台，并在观众中享受着始終如一的盛譽。

巴里万特·卡尔吉于1916年生于印度旁遮普的一个叫做波哈金达的鄉村里(別普苏邦)。他在鄉村学校畢業以后就進入拉合尔城的旁遮普大学文学系讀書，于1938年在該校畢業。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說和詩歌是用烏尔都文和英文寫的，但不久以后就改用旁遮普文寫作了。卡尔吉从1943年起开始在故鄉旁遮普的人民剧院進行積極活动，他是这个剧院的創始人之一。卡尔吉的第一部剧本“盜窃者”，对于1943年孟加拉省人民在飢饉中所遭受的災难作了鮮明的描繪。翌年，出版了他的独幕剧集“处女峰”和三幕剧“鉄匠”。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發表了他从1940年到1942年所寫的長篇小說“褐色的砂礫”。

从1944年到1946年，卡尔吉在全印广播协会工作。在这期間他寫了剧本“水門”。1948年人民剧院上演了他所寫的描寫別普苏邦农民运动的新剧本“地主”。从1949年到1950年，卡尔吉在德里創辦了進步的文学月刊“晨”。1949年卡尔吉用旁遮普文寫了第一部关于爭取和平的剧本“鴿”，1951年寫了关于朝鮮人民反对侵略的剧本“稻

苗”。在这些年中，出版了他的独幕剧集“双方”、“船女”、“母親”和“畝”，并于1954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落了个樱桃”。

巴里万达·卡尔吉的剧本（多幕剧除上面所列举的以外，还有“雕塑家”、“新的开始”、“麦穗”、“柯斯洛”等）曾由数以百計的人民剧团与保衛和平委员会的文工团在印度各大城市及各省演出。这些剧本，在旁遮普大学曾被推荐为文学碩士与学士学位应考者的参考材料。

他的剧本“从旁遮普來的女人”（在印度是以“格斯洛”題名的），受到了广大观众極大的欢迎。

現在發表的这个电影文学剧本“苏妮和麻希瓦里”是巴里万特·卡尔吉不久以前才寫成的。卡尔吉关于自己这个剧本的創作意圖曾寫道：

“把印度的民間故事搬上銀幕，曾在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南方各地受到欢迎，所以我觉得將苏妮和麻希瓦里的故事在銀幕上再現出來的时刻也到來了。

“苏妮与麻希瓦里的故事不僅是个恋愛故事，它的含意和社会意义是更为深刻的。

“我在这个电影剧本里着重描寫了制陶器的轉台的旋轉，樹林中与河边的爱情場面，拿着魚網的女漁民以及作为悲剧頂点的河上風暴。制陶器的轉台与河水乃是生命的象征”。

苏联“电影藝術”雜誌編輯部

制陶器的轉台旋轉着。兩只手捏着泥塊，于是一塊無定形的陶泥就變成了罐子和碗。制成的碗在轉台上旋轉着。它逐漸變成了米爾扎·依澤特用來喝酒的碗。這時他正跟自己的朋友們一道在古德日拉特城的酒館里盡情取樂。古德日拉特城是旁遮普西部靠着契那布河的一座名城。

一個舞女舞蹈着。她有一雙迷人的醉意朦朧的眼睛。

朋友甲：依澤特！少喝點吧！

朋友乙：他從女招待眼睛里喝到的酒，比從酒碗里喝到的還要多呢。

依澤特：噢，我從德里來到這兒，走了幾百里路，我這才知道，酒對於安定疲憊的神經，比什麼都好。（他把一枚金幣投在酒碗里，遞給舞女。金幣在碗里發出諧調的声响）這個酒碗是用上好的陶土做成的！听听，多麼美的聲音。

朋友甲：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够多麼善良，這裡的土地也是多麼美好啊。這個碗是用上好的陶土做成的。

朋友乙：可是依我看，這一切全都是陶器匠的功勞。

朋友甲：不管多好的陶器匠，也不能用壞陶土做出像小鈴鐺那樣錚錚响的碗來的。

朋友乙：陶器匠才是建設者，創造者……。

朋友丙：我的朋友們，你們在爭論些什么呢？为了这种無謂的爭論忘掉悅耳的音乐和美好的醇酒，这难道值得嗎？

音乐繼續着。

依澤特：多么美的碗啊！我一定帶回一批到自己的故鄉去，作为送人的礼物。

朋友甲：你在德里既然買到了貴重的、稀有的礼物，那还用得着把这些普通泥土做成的器皿滿載在你的駱駝背上嗎？真是個怪人！

依澤特：真正的藝術品跟材料的貴賤無關。可以用石头琢成美好的人像，用泥土捏成更美的东西。但是黄金也可以变成粗劣的裝飾品啊。我并不討厭泥土。

另一个人：这些酒碗是我們这兒一个著名的陶器匠制造的。他名叫杜拉。他出名，不僅由于他制造了这些酒碗和罐子，更由于他制造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兒。

大家都笑了。

朋友乙：嘻—嘻—嘻……女兒和碗！嘻—嘻！在这兩样中間几乎没有什么差別。这兩種东西都是为了使男人沉醉。一个裝滿了美酒，另一个——裝滿着青春。

醉漢甲：給我一杯裝滿青春的……

醉漢乙：嘿，你，舞女，你就是滿滿的一杯酒啊！……

大家都笑了起來。

米尔扎·依澤特躺在被窩里。早晨。老僕人卡伐尔向一杆裝着弯曲的長柄的烟袋里裝着烟草。

卡伐尔：老爺，起來吧，天都大亮了。公鷄叫過三遍，早禱已經做完，人們都到外面干活去了。

米尔扎·依澤特抬起身來，打着呵欠，向周圍瞧着。

卡伐尔：我这样叫你已經有二十年了。

依澤特穿着衣服。

依澤特：咱們到市場上去吧。在回家鄉以前，還要買些東西。

卡伐尔：听您的便吧，老爺。不过这个地方除了金黄的麥粒和美好的歌曲以外，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可是这些东西該怎么買法，又怎么能把它們馱在駱駝背上呢？

依澤特：不要廢話了，咱們走吧。

市場。許多駱駝和馱子。滿裝着甜瓜或糧食口袋的車輛。

契那布河。洗衣服的婦女。漁夫和滿網的魚。傳來船夫的歌声。在歌声中用搖鏡頭表現着城市的景色。

米尔扎·依澤特在市場里游逛着。洗衣服的女人用馱子馱着衣服。駱駝和牛脖子上的鈴鐺的叮咚聲。婦女們穿着華麗的服裝。背景是廟宇的圓頂。

依澤特和卡伐尔在市場中走着。

依澤特走近杜拉的鋪子。鋪子里擺着罐子、罇子、碗和碟子。在這些陶器中間坐着蘇妮，她是杜拉的女兒。

依澤特走到鋪子跟前，觀望着，注視着蘇妮，然后把目光轉到陶器上。

依澤特用手敲着一個罐子。

蘇妮：不要動！

依澤特：為什麼？

蘇妮：怕你給敲壞了。

依澤特：這麼說它們就這樣不牢嗎？（蘇妮不作聲）我打算聽一聽它們的聲音。好陶器總是發着美妙的聲音的。

（蘇妮不作聲）這個罇子要多少錢？

蘇妮：一個安那。

依澤特：這個罐子呢？

蘇妮：兩個安那。

依澤特：那麼這個小碟兒呢？

蘇妮：兩個安那。

依澤特：還有這個碗呢？（蘇妮不作聲。依澤特擺弄着碗，注視着她的眼睛）這兩個碗要多少錢呢？

蘇妮：你是打算買這些陶器呢，還是就為了敲敲？

依澤特：這惹你生氣嗎？

蘇妮：你大概是個外鄉人。凡是到我的鋪子里來的買主，沒有一個是問長問短的。他們知道這些罐子的成色，要買的話，付了錢，拿起東西就走。

依澤特：我打算在你這裡買很多陶器。

苏妮：難道你是個販賣陶器的商人嗎？

依澤特：不光是販賣陶器，還販賣金器、銀器呢。

苏妮：我不明白你的話。

依澤特：可我并沒說什麼特別難懂的話啊。

苏妮：你太愛講價錢了。

依澤特：我這一生從來還沒跟人講過價錢。（苏妮不作聲，擺着陶器）這些陶器總共要多少錢呢？

苏妮：（驚奇地）你要把這些全買去嗎？

依澤特：是的，這鋪子裡的全部陶器。

苏妮：這對於你來說，得付出很大的一筆錢呢。

依澤特：對我來說錢是無關緊要的。

苏妮：你知道嗎，這些陶器值的錢至少也要……
（她計算着）要一百盧比。

依澤特：好吧。（他掏出錢袋，從裡面拿出銀幣來遞給她）你拿去吧！

苏妮：（驚訝地）你要把所有的陶器都買去嗎？

依澤特：是的。都買。（扭過頭對卡伐爾說）把這些都拿回家去吧。

卡伐爾：您買起東西來倒很輕鬆，可買來的東西的重量都壓在我的肩膀上了。

依澤特離開市場。卡伐爾把買來的陶器送回客店裡去。他把一部分陶器頂在頭上，一部分挾在腋下，一部

分拿在手里。

苏妮孤零零地坐在沒剩下一个罐子、一个碗的鋪子里。鋪子里空無一物。

苏妮的父親杜拉赶着馱子回來了。他看見苏妮坐在空空洞洞的鋪子里，不知所措地站住了。

杜拉：你这是坐在誰家的鋪子里啊？……坐在我的鋪子里嗎？怎么連一个罐子、一个盆子、一个碗都沒有了……發生了什么意外呢？遭了搶劫嗎？

苏妮：父親，什么意外也沒有發生。來了个商人，把咱們的陶器全買去了。

杜拉：所有的陶器嗎？

苏妮：是的。他是个批發商，他看中了咱們的貨。他剛走。錢在這兒。

杜拉接过錢來，驚訝地看着女兒。

杜拉：好啊……好啊……你簡直是妙極了，我的女兒。咱們回家去吧。母親正在轉台跟前干着活兒，和着陶泥。我也該到燒窯那兒去看看，應該把罇子燒好啊。咱們的貨，怎么一下子这么吃香起來了呢？

杜拉和苏妮离开鋪子。別的陶器匠們仍然坐在自己的鋪子里。他們沒賣掉一件陶器。

陶器匠甲：只有真主知道，是多大的洪福降到杜拉的鋪子里了。

陶器匠乙：胡說！你当真以为別人到他的鋪子里來是為了買罐子嗎？

陶器匠甲：要不又為了什麼呢？

陶器匠乙：為了看他的女兒呀。

苏妮的母親奴蘭在轉台跟前干着活兒。轉台旁边放着还没有燒的碗罐的湿泥坯。到处都是泥、塵土。公鷄、母鷄、狗在院子里跑着。隔着矮土牆可以看到院外的房屋和樹木，牆角上放着杜拉的大水烟袋。

杜拉和苏妮走了進來。

奴蘭：怎么这么早就回來了？难道沒到鋪子里去作買賣嗎？

杜拉：我們作了買賣，还把所有的貨都賣光了。

奴蘭：这都是上星期人家送給我的那个护身符的保佑。（对苏妮說）女兒，燒火去吧。

客店里。店旁是滿載着貨物的駱駝群。

卡伐尔：你的朋友們已經准备上路了。

依澤特：咱們还要在这兒呆上几天。咱們用不着那么忙。

朋友：（走到依澤特跟前）你已經收拾好了嗎？

卡伐尔：米尔扎不走了。

依澤特：我打算在这兒再呆上兩三天。

朋友：看起來，你是叫這個地方給迷住了。可是我看這兒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德里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那兒有多少廟宇和大理石的宮院……你倒是在這個小城里看到什麼好處了呢？

依澤特：難道你沒看到這兒的土地有多麼富庶嗎？……多好的河流，撒着網、唱着歌的漁夫……

朋友：你是喜歡網還是喜歡歌呢？

依澤特：喜歡歌。

卡伐爾：他不喜歡網。不管什麼魚也不喜歡自己會落網的。

依澤特：別扯淡。

朋友：米爾扎，你不要着急。兩三天的時間算不了什麼，我們等着你。

晚上。酒筵上。朋友端過一碗酒來請依澤特喝。

朋友：給你，喝了吧。

依澤特：我不想喝。

朋友：像我們支持你一樣，你也給我們賞光吧。

依澤特：我今天不想喝。我心里很煩。

朋友：喝下去，你的愁苦就會消散的。

依澤特：我不喝。不要糾纏我。

朋友：你只要把這杯葡萄的女兒沾一沾嘴唇，你就會覺得好多了。

依澤特：就是不沾嘴唇，我也够受的啊。

女招待走近他跟前。她的眼睛懶洋洋地瞧着他，但依澤特对她毫不介意。女招待站在他跟前。

依澤特：这是给你的錢，这就是你所希求的一切啊。

依澤特离开宴会，走進自己的房間里，准备睡觉。

早晨。

依澤特在市場里。每个鋪子的商人都喊着他，拿陶器样品給他看。但他却一直向杜拉的鋪子走去。

鋪子。鋪子里坐着苏妮和杜拉。

依澤特：这些陶土罐子要多少錢？

杜拉：所有这些嗎？

依澤特：是的。

杜拉：十个盧比。

依澤特：那末这些碗和罐子呢？

杜拉：每件一个安那。

依澤特掏出錢包，把錢遞給陶器匠。

在穿插镜头中看到旋轉着的制陶器的轉台，碗、碟子和罐子；杜拉把这些遞給依澤特；依澤特付錢，一面接过这些貨物；他的忠实的僕人卡伐尔把買到的东西送回客店去。

依澤特的屋里擺滿了罐子、碟子、各种各样的碗……

这些东西堆在炕上，堆在屋角里，挂在牆上，甚至懸在頂棚上。

依澤特站在屋子中間。头上頂着手里拿着碟子和碗的卡伐尔走了進來。

卡伐尔：屋里已經沒有地方了，把这些罐子放在哪兒呢？我不知道該把你最后買來的这批貨放到什么地方才好。难道把它們都挂在自己的身上嗎？……

依澤特：把它們拿到河岸上賣掉吧！

卡伐尔：誰會買呢？

依澤特：随便賣多少錢都成。

卡伐尔：你的朋友們都走了。咱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走呢？

依澤特：我不知道。

卡伐尔：（嚴肅地）从前我是用自己愚笨的廢話來使主人开心，但現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对你說，我并不喜欢你做的这些事情。

依澤特：我知道。

卡伐尔：老陶器匠杜拉是个貪得無厭的人。

依澤特：跟我一模一样。

卡伐尔：他用你的錢裝滿了自己的錢包，可你却用他的普通的泥土裝滿自己的屋子。这些东西是誰都不需要的。

依澤特：你去把这些陶器罐子都賣掉吧。

卡伐尔：凡是主人要我做的事，我都願意去做。

卡伐尔坐在河边的小市上，他向所有过路的人兜攬着，出賣自己的賤价的陶器。

漁夫們在河上打魚。兩個女漁民，正在吵嘴。

塔比：你还是到別的地方撒網去吧，你是知道的，
這兒是我的地方！

巴拉卡丹：你怎么能够把水分开呢？魔鬼！

塔比：你扯起淡來就像个小姑娘似的。你瞪什么眼睛啊？你也不知道害臊。你丈夫甩开你并不是沒有緣故的。你頂好还是用自己的網撈男人去吧，用不着來撈魚。

巴拉卡丹：這話正好說的是你自己。你用自己的網撈到了一个老头子，他还不是因为自己老了，才忍受着你那尖刻的舌头。不然他早就把你給赶出家門了。

塔比：讓魔鬼把你抓去吧！魔鬼，把我的魚給我！

巴拉卡丹：把手拿开！不要摸我的筐子！

塔比：滾，蜥蜴！

两个女人吵着架，互相扭打着。筐子倒了，魚从筐子里滑進河里去。

依澤特通过市場到杜拉的鋪子里去。苏妮不在鋪子里。依澤特向周圍瞧着，很希望見到她。

杜拉：米尔扎，色蘭！①

依澤特：色蘭！

杜拉：这是用上好的陶土做的新罐子，新碗，这种陶土只有从契那布河底才能找到。

依澤特：原來的陶土已經够好了。

觀看着陶器。

杜拉：喏，你打算怎么样啊？

依澤特：我全都買下。

客店里的房間。房間里坐着依澤特和卡伐尔。

卡伐尔：（把兩個盧比遞過來）这就是所有的陶器賣來的錢。我賣不出更多的錢了。这点錢剛够从市場把陶器運來的脚力錢。

依澤特：你留着用吧。

卡伐尔：主人，你簡直太傻了。你愛苏妮，恐怕她連个影兒也不知道呢，你却为她化着大把的錢。她比泥罐子还不如，向罐子里吹口气，它还会响一声，可你的苏妮呢，却什么回答都沒有。

苏妮手里捧着罐子，她敲了敲，罐子裂了。

奴蘭：女兒，你为什么把罐子弄坏了呢？

苏妮：媽媽，这是我不小心。罐子燒的不好，我剛用手碰了碰，它就裂了。

① 致敬，問好的意思。——譯者